

# 向谁宣战

# 十七岁



海 诚 著

SHI QI SUI

XIANG SHUI XUAN ZHAN

I2

1247.57  
1411

# 向谁宣战

# 十七岁



海 诚 著

当代青春文学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七岁向谁宣战 / 海诚著.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09

ISBN 978 - 7 - 02 - 007332 - 0

I . 十 … II . 海 …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9642 号

责任编辑 : 王静怡

责任校对 : 王玉川

责任印制 : 董文权

**十七岁向谁宣战**

海诚 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 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3 千字 开本 880 × 1160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7332 - 0

定价 21.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 01065233595

# 目 录

第一章	.....	1
1、陈小丹与红裙女孩	2、副主编陈良的这个下午	过
场:穿紫裙的黄老师	3、陈小丹感觉有点儿烦	4、土大
力餐馆		
第二章	.....	15
1、不谙风情的于大凤	2、黑桃迪厅	蓝药片
过场:另		
一种叫床	3、巧遇	
第三章	.....	30
1、旧木箱	李森出场	2、常春藤酒吧
3、命案现场	4、崔	
翔痛说家史		
第四章	.....	44
1、怀疑	2、碎花窗帘在颤动	过场:老虎的底细
3、耳		
光	4、湖边的危险游戏	
第五章	.....	55
1、目光散乱	2、童年的12路车	过场:华东帝苑工地
3、陈小丹走麦城		
第六章	.....	66
1、风撩裙裾	树枝作鞭	2、陈小丹湿淋淋爬上岸
3、死		
亡游戏协议		
第七章	.....	77
1、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2、麦当劳会百合	3、初恋





## 十七岁向谁宣战

第八章 .....	89
1、泪痕 2、黄老师仿佛行进在山谷里 过场:七中门外	
3、黑暗中的电话铃 4、不规则出血	
第九章 .....	103
1、诬陷 2、于大凤临阵脱逃 3、旧梦:阳光灿烂的日子	
第十章 .....	112
1、好心情只保持了五分钟 2、家庭会议 3、爷爷很生气	
4、陈小丹觉得自己在流浪	
第十一章 .....	123
1、金小姐惊鸿闪现 过场:借钱 2、一堆短信涌出来	
3、大凤冲到铲车前	
第十二章 .....	136
1、陈小丹与猫咪的故事 2、苦药 甜果 3、陈良送礼记	
第十三章 .....	146
1、于大凤犯了事 过场:红发飞扬 2、少年的心如何长出仇恨的草? 3、扑克牌杀人游戏	
第十四章 .....	157
1、出走 2、晚妆 红酒 旅行箱 3、计划脱颖而出	
第十五章 .....	170
1、手术 2、湖畔别墅 3、死亡名单	
第十六章 .....	181
1、不速之客 2、矿井深处 3、一颗泪	
第十七章 .....	195
1、认尸 2、杀父	
第十八章 .....	205
1、门铃响了 2、深夜会马超 3、密码:961001	
第十九章 .....	214
1、陈小丹第一次下厨 2、于大凤海滨行 3、街头即景	

第二十章 .....	225
1、东风破 2、别墅凶杀案 3、七折机票 交通管制	
第二十一章 .....	236
1、梦幻 2、冤家路窄 3、孩子,你还爱我们吗? 4、崔 翔在上海的幸福生活	
第二十二章 .....	249
1、外滩夜话 2、一声叹息 3、探监 4、真情流露 5、老 师,我们爱你	
第二十三章 .....	266
1、陈小丹的作文 2、纸雪花 3、风舞藤蔓	



# 第一章

## 1、陈小丹与红裙女孩

惨白的无影灯下，一个穿红裙的漂亮女生呆呆地站在手术室里——手术台上的病人不知被谁杀害了，血盈满了床又漫向地面。女孩子悚然惊叫，仓皇逃出手术室。走廊上空无一人，她跑过服务台，跑过走廊拐角一人多高的座钟。走廊尽头的门紧锁着。她慌乱地钻进左侧的病房，布帘子挡住视线，拉开看，里面是几张空床，没有出路。女孩子转身退出房间。空中响起预示鬼灵出现的可怕声响，她急不择路，又糊里糊涂地沿原路折回……

红裙女孩重新站在血水横流的手术室里。她镇定了片刻，意识到盲目行动不仅无法逃生，很可能还会被藏在暗处的鬼灵杀害，决定先找件武器自卫。手术台旁有个柜子，她跨过血迹，从抽屉里找到一把剪刀。她再次经过服务台、大座钟，逃到锁闭的走廊，推门进入黑暗的药房，幸运地摸到打火机，用它点着一截蜡烛。借着微弱的烛光，她发现药柜里摆着红、黄、蓝三排药瓶。她选了不同





颜色的药瓶打开，里面是满满的药片，没有她想要的东西。正失望间，她瞧见墙上有张纸，上面奇怪地写着一道指令：去二号病房，取大座钟的钥匙！

二号病房的一个床头柜里，真的有把生了锈的座钟钥匙。她拿到手，转回走廊拐角处，拉开钟罩，给停摆的座钟上弦。刚拧了两圈，耳畔响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从黑暗中跳出，朝她扑来。女孩子吓得闭上眼，本能地用剪刀迎过去，女鬼竟然被刺中了，跌落尘埃。女孩子趁机跑掉，却又跑回了充满血腥的凶杀现场……

陈小丹握着鼠标，琢磨着怎么让他的红裙女孩死里逃生。这是近年来风行校园的《罪案现场》中的一个游戏，飞熊早就向他推荐过，一直没机会操练。今天下午，提早一节课放学，难得有空闲，他就跟老虎、飞熊、百合进了久违的网吧，玩上了。

女孩子无意间碰了碰挂在衣架上的一件护士服，掉下一团毛线。她捡了起来。而后陈小丹又不知该怎么办了。他无奈地转着鼠标上的小轮子，最终决定上网搜一下有没有网友写的攻略指南。

## 2、副主编陈良的这个下午

斜阳洒金，文化路中段的法国梧桐随风起舞。婆娑的树影扑打着路东的一幢五层旧楼。楼下挂着《东方文学》编辑部的牌子。牌子漆色斑驳，很有些年头了。在四楼一间半扯窗帘的办公室里，副主编陈良丢下笔，揉揉酸

痛的眼。连着看了两天的校样，那密密麻麻、蚂蚁一样的黑字仿佛钻进皮肤顺着血管爬进了心脏，令人生出一种莫名的烦躁。他起身来到窗前，越过摇曳的树枝，望着夕照下高楼矗立的街景。六七年前，视野中还会出现的近郊的青山翠峦，已渐次被一幢幢几十层高的楼房挤占。而城市建设的势头方兴未艾，左侧不远处就是一个建筑工地，塔吊正吱吱响着吊运钢筋。

陈良想去方便。洗手间在走廊尽头。他经过周社长紧锁着的办公室，这扇门有一个礼拜没打开了。人还未到洗手间，就闻到了年代久远的尿臊气味。这幢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楼房，从外表上看米墙红瓦的，还挺美观，一进来就会发现墙皮剥落，楼道也狭窄，通风采光都不好，由于漏水，卫生间的一角顶壁和墙面永远是湿漉漉的，生着霉斑。这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世上有不少东西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他回到办公室，喝着半凉的茶水，随手拿起今天的《都市报》。一大沓纸张优良的楼市广告页掉了下来。他捡起来翻了翻，整版的楼宇开盘信息，优美的电子制作效果图。高档小区、花园洋房、成功人士的最佳选择等广告语像五色小石子频频弹向他，砸得他的脑门儿砰砰响。他把楼市广告页丢到废纸篓里，去翻报纸，看社会新闻、市井百态，不小心又瞧见了两版的轿车广告，其中一款名车彩图上还配有搔首弄姿的性感车模。广告词是：香车美女，幸福生活，你心动了吗？

陈良苦笑着撂下报纸。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报纸的严肃面孔渐渐改了，越来越生活化、物质化、市场化。没人说这不对。问题是，洋房、名车，这些高消费的玩意儿



充斥着读者的视野，吊着老百姓的胃口，跟他所了解的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存现状形成强烈反差。究竟有多少人能赶上这股享乐潮流呢？反正他觉得自己是力不从心。

才要继续干活，有人轻轻敲门。陈良一扭脸，是编辑部主任小方。小方神秘地掩上门，走近陈良，“陈哥，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老周住院了。”老周就是那个一周没来上班的杂志社领导，社长兼主编。

“这算什么好消息！”陈良不解，批评道：“幸灾乐祸！”

“你知道老周得的什么病吗？”

“胃溃疡吧？我知道他胃一直不太好。”

“什么胃溃疡，据可靠消息，是胃癌！都晚期了，他没几天活头啦！”

“啊，这么严重？”

“你想想，陈哥，他一挂了，主编理所当然就是你的了。你要是上去，可别忘了拉小弟一把啊！”

“什么意思？”

“你高升，不就空出一个副主编的位置了吗？”

“小方啊，人家还只是刚住院，你就盘算这个，有点儿太……”陈良本来想说卑鄙，又怕伤了对方，于是改为“太那个了吧”。

“这有啥！什么年代了，还讲那些过时的仁义道德。”

“停停。说真的，我从心眼里不愿当官。这个副主编还是老周当年逼我干的。我更喜欢当普通群众，不操心，自由自在，有空写点自己愿意写的东西。”



“陈哥啊，你懂不懂什么叫与时俱进？你这思想落伍了！当今时代，男人想证明自己，只有两条，一是权，二是钱。不占这两条，不用说外人瞧不起你，就是老婆孩子也低看你一眼。咱是个穷单位，钱就免谈。只有权力还可以争一争。”

“这种小权力，我不稀罕。”

“你不稀罕，有人稀罕。你知道老白，”小方瞅一眼陈良对面的空桌子，那是白副主编的办公桌，堆着一尺多高的书刊和没拆的信件。“他没上班吧，你知道他在忙什么？”

“不是请了创作假，说在写东西吗？”

“创作假？呸！昨儿晚上，我无意间瞅见他给孟主席送礼去了。老白的为人，编辑部全知道，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他要是当了一把手，还有咱们兄弟过的吗？”

陈良沉默了。小方说得没错。不过，他不想顺着小方说什么。这小子嘴不严实。而且他也没想好，怎么面对老周住院形成的真空局面。小方见他不言语，也就干看着他，彼此都有点轻微的尴尬。幸好这时电话铃响了，陈良看了看来电显示，对小方说：“好了，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为了消除可能造成的小方的不满，他拍了拍对方的肩，以示领情。

“好，陈哥，你忙。”小方笑着退下。

陈良接起电话，是老婆打来的。

“陈良，你赶紧给我过来。”老婆于大凤带着哭腔吼。

“咋了，钉子扎脚了？”陈良微微吃惊，半开玩笑道。大凤从鼓风机厂下岗一段时间了，不停地翻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参加面试，尝试过多种职业。还有一回被同学



的朋友诱骗，参加了传销讲课，让警察一锅端了，好不容易才讲清楚放出来。最近她在离家不远的香菜街摆了个摊，卖煎饼果子。

“城管收了咱的三轮车！呜呜！”

“好了，好了，你让他收。你先回家。我托朋友给你要回来就是。”

“他们还打我了！”

“啊，打得厉害吗？”

“一个坏小子推了我两把。”

“肯定是你不让人家收，你先动的手。”陈良了解老婆的脾气。她发起火来，简直是雷霆万钧，势不可挡，不仅在他脸上印过“五指山”，一次发火还掀了饭桌，摔了大小八只碗碟。“你先家去，我来处理。好不好？”

老婆还要啰嗦，陈良已扣下电话。老婆在街上摆摊，他一直反对。两人还吵了几回。他说，我一个月挣三千多块，再加上鸡零狗碎的稿费也有千儿八百的，我养得起你。老婆说，我不要你养！我忙惯了，闲下来难受！

他给报社一个哥们儿打电话，这人是他当年在印刷厂打工时的工友，后来自学成才，考进报社，现成了主力记者，牛皮烘烘的，路子挺野。没想到那哥们儿出差了，在遥远的新疆，手机信号也不好，断断续续说了几句，哥们儿答应过几天回来就找城管，小事一桩。收线后，他想了想，是不是拨另一个电话，找电视台的杨云？他拨了一半，又放弃了。这种小事，尤其是涉及到老婆的小事，还是别麻烦人家了。

电话又响了，还是老婆，他说我正托人呢。老婆说，我不是说三轮车的事。我忽然想起来，儿子今天该放假



回家。你去学校看看他的考试成绩，再找班主任了解了解情况，顺便接他回来。

“好，好，我马上就去。”

“我身上还有五十块钱。我去超市买菜了。记住，一定带他回家吃饭。”

放下电话，陈良收拾桌子，清样进抽屉，笔进笔筒，手机进皮包。一边收拾一边感慨，每天如此，日复一日。生活到底有什么意思？他猛地站起，想去关饮水机，突然眼前发黑，头蒙了一下。忙坐下，闭上眼睛。幸好只是轻微的眩晕，很快过去了。他吁了口气，掐了掐太阳穴，疲惫涌上全身。想想自己人到中年，不仅没有功成名就，连起码的安身立命也没做好，沮丧像夏季傍晚的蚊子袭了上来。小方说得不错，成功男人的两个标准，跟他都不沾边儿。过去，他以文化人自居，认为自己超凡脱俗，品格高洁，以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但在现实的大石头面前，这种胜利感像鸽子蛋一样脆弱。一个无权无钱的男人，连老婆的三轮车都保护不了，真的是相当失败了！

陈良拎着包悄悄下楼，他不想让同事知道他提前下班了。当然没有人管他，尤其是周社长住院期间。他只是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他向来都是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为了儿子他才破例。同中国大多数混得不好的家长一样，陈良也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盼望他们能出人头地。只可惜，孩子往往不是那么争气。陈良想着，不由叹了口气。



## 过场：穿紫裙的黄老师

陈良在二中门外下了公交车，进学校发现校园比往日清静了许多。操场上只有几个女生打羽毛球，叽叽喳喳地说笑着。上楼见高三(2)班的教室上了锁，向走廊上一个打扫卫生的校工打听，得知今天提前下了一节课，学生们早回家了。他怏怏下楼，下到半截又站下了，他不甘心白来一趟，又上了楼，想去找班主任聊聊儿子的学习情况。在靠近教师办公室的走廊墙壁上，他看到了新张贴的考试成绩排行榜。

他的目光扫过前半部分，怀着幻想在中间部分寻找，不见陈小丹的名字，无可奈何地往尾部搜索。

“你是陈小丹的家长吧？”

陈良转身，面前是一个扎马尾辫的年轻女子，一袭淡紫长裙，捧着粉色的讲义夹，胖乎乎的圆脸上绽着微笑。

“黄老师。”他认出来了，这女子是儿子的班主任黄淑芹。

“我正要找你呢。”黄淑芹说。“陈小丹这次又退步了。”

“真对不起！让你操心了。”陈良有些难为情。“我也找他聊过，什么话都说了，什么道理都讲了，他是左耳进，右耳冒，根本不入心。再多说就谈崩了。我没尽到责任……我真的不是一个好父亲。”

“别这么说。责任在我，是我没教好小丹。”

陈良望着黄淑芹，她眼睛里有一种真诚的忧虑。陈良感动道：



“黄老师，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回去一定再好好跟他沟通沟通……”

“离高考没几个月了，再不抓紧就来不及了。”黄淑芹忧心忡忡。“其实小丹一点儿不笨，他高二时成绩还在班里排前二十名呢。咱们都找找原因吧。”

“谢谢你，给你添麻烦了！”陈良满脸愧疚地说，与黄老师握别。初秋，天气还比较热，她的手却反常地凉。

### 3、陈小丹感觉有点儿烦

几十台电脑主机发出低沉的蚊蝇般的吟鸣，听长了，人便有一种恍然入梦的感觉，陈小丹握鼠标的手指也开始僵硬了。他搜索到网友写的攻略，用毛线和衣钩从一号病房的窗台下，钩到一把钥匙，打开被锁死的走廊门，瞧见一台咖啡机；红裙女孩接了杯咖啡，就近进入仓库，把咖啡倒进一个空瓶子，瓶子里的软木塞浮了上来。她拔出了木塞，出库房来到电梯间，把瓶塞塞进电梯钥匙孔，电梯打开了。她刚进去，女鬼突然出现，也想挤进电梯。她急忙按了去地下一层的按键，但幽灵还是把手挤进门缝揪住了她。陈小丹拼命地按空格键，让女孩子挣脱了鬼灵的黑手。电梯门关上了，朝地下室降去……

攻略至此写得含糊不清，跳跃前进。可能是作者有意这么做，让新手自己去琢磨细节。陈小丹试着走了几步，从药房第三排的一只红瓶子里找到了大楼出口的钥匙。鬼灵又一次闪现，抓住女孩……

陈小丹再次连连按空格键使女孩逃脱。他额头微微



出汗。这游戏有点儿恐怖。他过去最喜欢这类紧张刺激的游戏，今天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就感到一阵厌倦。也难怪，在学校里大脑一直紧绷着弦儿，几乎快要断了。出来就是为了放松的，干吗自寻烦恼呢？

他索性退出游戏，点开音乐台，放大音量听周杰伦的歌。不知什么原因，他最喜欢他的《东风破》，他随着耳机音乐，轻声哼着：“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天色傍晚，网吧里的人越来越多。挨他坐的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在玩一款经典游戏《三角洲特种部队》，正熟练地使用各式兵器攻击敌人。那孩子脸色潮红，小桌下扔着一堆空饮料瓶子和废弃食品袋。陈小丹扭头看一眼老虎，老虎正在玩《风云》，开车横冲直撞，撞断交通标杆，残酷地碾轧路上的行人……而他身边的百合正用QQ聊天。百合穿件吊带小衫，勾勒出细细的腰身，打了毛边的牛仔裙下，露着圆润的小腿。陈小丹正偷瞅着，见老虎扭头跟百合说话，怕被他发现，忙转脸寻找飞熊，一时却没找到。

他站起来，在宽大的房间里寻觅了半天，才望见飞熊头戴耳机躲在一个角落里，一手移动鼠标，一手往嘴里塞薯片。

手机响了，是陈小丹从网上下载的驴叫声，他起初没听见，直到那单调难听的长啸越来越响，四周的网友对他侧目而视，他才发觉。

是老爸打来的。陈良问：“你在哪儿？我刚才去学校找过你，黄老师说四点钟就放学了。咋还没到家？”

“我——我跟同学在一起，找了个家教补习英语呢。”陈小丹心有点虚，嘴上倒不含糊。



“是吗？”父亲语气放缓了。“那你什么时候回家，你妈要专门给你做好吃的呢。”

“她能做什么好吃的！我可能回不去了。补完课，俺们就直接回学校了。”

“那——”父亲还想说什么。

“别浪费我时间了，老师已经不高兴了。”陈小丹说，迅速关了机。

陈小丹把桌上的可乐瓶拿起来，灌下最后一口，有一股漏出来，顺着下巴滴到杰佛瑞T恤上。他抹一把湿黏的下巴，一使劲把塑料瓶子捏扁，发出咯啦啦刺耳的声音。有人朝他丢不悦的眼光，连老虎也回头看他。

陈小丹耸肩做了个歉意的手势，正要说什么是，身边的少年头重脚轻地站起来，想上厕所，却站不稳，趴到陈小丹身上。他本能地一躲，那少年就滚到了地上，两眼翻白。陈小丹和四周的人都站了起来。网管跑来，蹲下身拍拍那孩子的脸，孩子动了一下。网管骂了句脏话，跑向门厅打急救电话去了。陈小丹听见有人议论说，这小孩五天五夜没离开网吧了。

“去吃饭吧。”飞熊建议说。这小子肥头大耳的，人一胖就不禁饿。老虎看百合，百合连连点头，带头出网吧。经过那个躺在地上的奄奄一息的男孩时，她脸上有一丝惊恐。

街上人不多，老虎揽着百合走在前头，嘴里还嘘嘘地吹着口哨。这东西总是这么没心没肺的。今天是周末，难得不上晚自习，走廊上偏偏贴出了摸底考试成绩排行榜。陈小丹和老虎、飞熊的名次全都挤在尾巴上，分别是倒数第七、第一和第四。百合成绩好一些，排在中游。